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七

郊特牲第十一之二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孔氏穎達曰此明

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岳先燔柴以告天尊

天也徐氏師曾曰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守適四

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岳有覲諸侯觀民風考正朔一
王制明賞罰諸事然初至皆未行特先燔柴以告至
於天也

通論應氏鏞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
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騂息營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尊及豆簋之屬方氏慤曰郊之祭在

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官以冬至致天神蓋謂是矣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

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
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
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
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噐之所
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
所以歸功於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
大宗伯以蒼騂禮天牲幣各放其噐之色則祀天之
牲用蒼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

與青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黃與白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 陸氏佃曰郊祭禮務質略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為報也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馬氏晞孟曰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於此不言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

其郊之意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為貴之意也徐氏師曾曰既曰圜丘曰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為名也牲用騂者周尚赤也

通論張子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言日至則更不容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圜丘掃地而祭所

貴簡易天道本簡易繁文虛費亦不饗也故掃地不
壇服以大裘酌以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
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褻非所以事天也然
必以其祖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
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
入而以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
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禴對祖則禴親而祖尊以祖對
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

郊祀之意也

陳氏祥道曰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

皆騂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閔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閔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唇曰牯詩曰殺時牯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辨正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 陳氏澔曰今案郊祀一節先儒之論有子月寅月之異今以朱說為定 葉氏夢得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強

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于圜丘
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
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用郊之日
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
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為
啓蟄而郊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
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
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所以

紛紛所引易說亦無據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正義孔氏穎達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方氏慤曰言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周

存疑張子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未
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
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陳氏澣曰郊之用辛
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
日也 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
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
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孔疏易
緯乾鑿

文 度

辨正楊氏復曰鄭氏必以迎長日為建寅之月郊天
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為魯郊者蓋鄭氏欲
分圜丘與郊為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
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
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郊夫此章本
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為魯豈不繆哉 孔氏
穎達曰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以祭法禘黃帝及

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
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既以祭法禘嚳為
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於
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
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
及郊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
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
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

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
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
圜丘與郊是一也

案孔疏所載本非指此記注說
言因係此記疏語故附存之

案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牧野
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為一代
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為一陽所自生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
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

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

孔疏王親謂之百姓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

入

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廡孔

氏穎達曰郊事既尊不敢輒專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宮既射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誓之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

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

戒之方氏慤曰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

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

事之也於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

在於是矣灼龜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以一人之尊

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也特

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陳氏

澔曰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

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與

通論孔氏穎達曰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張子曰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陸氏佃曰毛詩傳曰雍澤也澤蓋學宮辟雍周氏諤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

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

存疑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更不吉便用下辛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祇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案此卜郊當以陳氏卜牲義為正周之始郊日以至
日固無所用卜矣程子卜辛之說即曲禮不過三之
義而泛論郊之用辛者也夫先王之制為卜筮以神
道設教而祭用卜亦示其誠敬之心不敢有所苟耳
若郊日之以至報本之義莫大焉陽生於子物本於
天人本於祖卜不吉而用他日於義奚取乎然則大
宰所云帥執事而卜日亦謂祭之無常期者而下云
大神示亦如之則祈穀諸祭是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汜芳劍反亦作汎埽素報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
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塗

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也

孔疏引周禮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

之是也

反道剡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郊道

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孔氏頴

達曰未郊故未服大裘且服日視朝之服浥埽廣場也鄉謂郊內六鄉也周氏諤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浥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為田燭所以尚其質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化矣馬氏晞孟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具事之小者而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倣之故弗命而民聽上

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被皮義反璪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明天道謂則之
以示人也 孔氏穎達曰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
照下皆是象天也 方氏慤曰天以龍為用而袞以
龍為首故被袞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璫者聚
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璫字通於藻左傳曰周
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彼有
象而我象之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故於數
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

故曰設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

通論陸氏佃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大裘其上加衮故凡裘言服而衮言被然周禮王祭天乘玉輅建大常此祭天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

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
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
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不
乘矣祭天禮之至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物則非文以
志則非敬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
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
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
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

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
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凡此者皆周
制也或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旂無三辰而此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
非諸侯所得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
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
之章觀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拜日於
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

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又曰郊之祭也其序可推而
知嘗試言之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
小宗伯告時於王則王易皮弁服袞冕乘玉路建大
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袞冕以聽祭報而
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袞著大裘以袞被之易玉
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
於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于泰壇此先
後之序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孔氏穎達曰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也議

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
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謂大裘而冕則不加衮不
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
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
如濡羔裘逍遙燕服玄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
稱狐裘以朝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古者
裘服有裼之而不襲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
襲者則徒服大裘而不襲非禮意也 林氏之奇曰

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况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

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楊氏復曰玩司服經文公之服自袞冕而下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先鄭謂六服同冕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者何與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橐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且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

十二就常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縹十二就而
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
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宸九
章亦可損乎然則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
見矣

案此記郊祀觀象取則情文具備其為周禮無疑也
諸儒之辨詳矣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音廸別
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養牲必養二

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

孔疏搜謂搜掃清滌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

唯

具遭時又選可用也

孔疏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

其可

孔氏穎達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

二以擬祭也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

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

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

取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故臨時別取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 方氏慤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謂之滌則以精潔為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徐氏師曾曰天神遠而尊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

存疑劉氏彝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 陸氏佃曰帝牛不吉則以為稷牛

案養牲據疏則先卜而後養唯先卜故有帝牛稷牛之分劉氏以為既養臨祭方卜似未然注疏俱云用稷牛代帝牛故下有在滌及唯具之文陸氏謂以不吉者為稷牛亦與經左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俱本可以配 孔氏穎達曰此論尊祖配天之義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也

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
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此
文天神尊故加大字 黃氏叔暘曰物非天不生人
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
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之祭不惟報物之
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
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非若常祭不能兼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然人道有所

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
迎祖尸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
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 陸氏
佃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子之事
周氏諤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
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

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
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仕詐反
耆巨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者所祭有八神也索謂求索也
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
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孔疏謂造此蜡祭
配此八神而祭

孔氏穎

達曰此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饗之但
以此八神為主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 陳氏
祥道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
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元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
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
於田故也 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
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
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

乃可饗焉黨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
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
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黃氏
乾行曰蜡之為名求索之義也所以謂之索者蓋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
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況有功於農為民所天
如八神者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

神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有益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

存疑鄭氏康成曰歲十二月周之正朔建亥之月也
皇氏侃曰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
始為蜡祭 孔氏穎達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
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神農
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或云即帝堯是

也

辨正周氏謂曰歲十二月即夏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謂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為息民之祭乎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文為正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為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歲十二月當依周氏謂夏正建丑之月

案伊耆氏本秋官之屬後鄭以為古天子號而孔穎

達明堂位疏據易神農始作耒耜遂以神農當之又
或云即帝堯而雲莊陳氏直采其說以入注豈亦以
明堂位文伊耆氏之樂下即記虞夏商周之樂而實
之以陶唐氏與陳用之援周禮與壺涿氏銜枚氏為
一例則非古天子有天下之號矣且不特此自冥氏
以下十三官皆掌攻取昆蟲鳥獸草木之官而伊耆
乃次其後正與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為一類但其
所職大祭祀則共杖咸有爵及王齒杖特不言蜡耳

考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證之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此篇自天子之大蜡八至黃冠草服也皆蜡祭文而其
中言葛帶榛杖喪殺也者則知鼓籥杖咸並伊耆氏
一官掌之以其名考其職是佐天子非古天子也或
言共杖或言葦籥皆互文見意而伊耆氏之名官大
蜡之終始一一可通已但古無確據並以疑存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

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種之勇反下之種同郵亦作尤有周反畷丁劣反貓又作猫為于偽

反坊
音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

云為下國畷郵

孔疏郵謂民之郵舍今毛詩商頌長發篇作綴旒

禽獸服不

氏所教擾猛獸也迎而祭之祭其神也水庸溝也

孔氏穎達曰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
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
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
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
報之是義也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也馬氏晞孟曰
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

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陳氏澥曰主者言為八神之主也百種之神也周氏諤曰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為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辨正徐氏師曾曰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

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何哉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壑火各反榛側中反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

螽之屬為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
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
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孔氏穎達
曰反歸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謂不汎濫昆
蟲毋作謂不為災草苔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
澤之間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案周禮籥章云國
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

將終故葛帶榛杖也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

陳氏祥道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方氏慤曰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草服草野之服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也息猶氣之息也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道

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往來未嘗
息所以為息也 馬氏晞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
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

通論陸氏佃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蓋去
繡黼丹朱中衣也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地謂
之黃黃冠象焉野服也野夫務知地事而已言草以
非齊服玄冠齊服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草
艮也齊巽也草昧也齊明也 方氏慤曰黃者土之

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

之時也服以是色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

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故凡野夫皆黃冠

焉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 陳氏祥道

曰蜡祭之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

牲體鬮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

舞帔舞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

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之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

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休民息已也 馬氏晞益曰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則報之民有力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

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

辨正徐氏師曾曰案陳壽翁云蜡之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二說不同愚謂玄冕總言王服以祭羣小祀不特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

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為長

案此陳辭統八蜡之神而禱祝之也蓋水土養稼穡而昆蟲草木害稼穡者也序其和順鋤其非類微神之力不致此於是乎報焉若謂先嗇有知故不假辭則太祝所掌多矣不為無知也又謂草木不數以徧地皆是則土水亦何嘗不然又案蔡氏邕本尚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八字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笠音立好
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

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孔疏小雅都人士篇箋
云臺夫須草都人以夫

須為笠緇
布為冠

又曰其笠伊糾

孔疏周頌
良耜篇

皆言野人之服

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
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
財利也孔氏穎達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

事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四方諸侯有貢
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使者著草笠而至王
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
重其事而尊其服客謂使者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
宣詔所告之言也天子惟樹瓜與果蓏共一時之食
不是收歛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令
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也

案天子樹瓜華當別為一節亦記者因草服而言言

天子樹瓜華於圃以覘時候習種植與黃冠草服之意同然是不可歛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與田之非禽荒女之非色荒義同總以息民而非以害民也存疑方氏慤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 劉

氏彛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

騁從禽以助王也故即之以為禮焉

案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以襦為細密之羅則亦網耳方以襦為飾女之物悞矣劉氏合來朝諸侯言亦與記文詔客以戒諸侯說不符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

移以鼓反既蜡而收絕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

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

孔疏蜡祭豐饒皆醉飽飲

食使民歆羨也

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歛積聚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

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

之事記四方者因以明記四方之國有豐有凶也不

興功謂不興農功 劉氏彝曰順謂五氣時若成謂

九穀皆登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黨正以禮

屬其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

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 方氏慤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物既收則民亦息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余氏心純曰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通論方氏慤曰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

建子之月武功則續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嘗
不興功焉此謂農功爾 劉氏彝曰易之損曰曷之
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大司徒之職曰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

餘論孔氏穎達曰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臘與蜡異
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
後日 曾氏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

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利

案利疑作別

名也漢承火

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祭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程氏迴曰聖人治

神之道以為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杜稷之意非區區為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絀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考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劉氏彝曰移民者勸而移之易其不勤以為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

存異彭氏汝礪曰案蜡說不同天子大蜡八疑通四方及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大概蜡祭之禮先嗇為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木昆蟲者悉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官掌禽獸草木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草木之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謂缺此一方之蜡禮也

案彭氏四方四維之義本先鄭注大宗伯以醯辜享

四方百物之文言之然蜡自一事與四方之祭不同
又因大羅氏為掌禽獸之官并以樹瓜華為掌草木
之官于蜡八神而外又享掌禽獸草木之官是為十
蜡矣大羅氏樹瓜華乃因蜡而及之總以息民之意
非謂并其官而享之也要之蜡通於上下而報賽勞
農其本義也言天子則侯國該之矣孔所引皇氏蓋
謂諸侯之國有全不通者天子以天下為量必無全
不通也

總論徐氏師曾曰此章皆言蜡祭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於幽也自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因民之致其力於明也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為善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醯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菹爭居反

醢音

海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鵲茆菹
麋鵲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
錯云也非食味之道言禮以異為敬 孔氏穎達曰
恆豆謂朝事恆常所薦之豆加豆謂尸食訖醕尸所
加之豆恆豆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
也其醢陸地所產若麋鵲麋鵲是也加豆之菹陸產
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羸醢魚醢是也其籩
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惟言豆此連

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有醴黃白黑則土所生
鮑魚則水物也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
之道也 方氏慤曰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
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
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交於神
明者在誠而不在味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也篇
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
於上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天子朝事之籩醴簠白黑土
產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張子
曰古亦有燕器祭必為籩豆簠簋者非聖人不能為
也蓋欲異其器而不能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
豐且令人持之專敬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諸侯也

孔疏諸侯者以天子朝事之豆菁菹非水

物如豆芹菹深蒲落菹非陸產與此經異也

案此下記文皆以天子之禮言此注獨以為諸侯者

據疏以天子朝事之菁菹與此記水草說不符加豆
之芹蒲與此記陸產說不符故斷以爲諸侯然諸侯
水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韭
菹醯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醢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
子朝事之豆而不必拘于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
矣又據醢人共醢六十壘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
之則菹亦稱醢矣而尚拘拘于爲水爲陸耶凡禮經
各有授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

便武斷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冤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者市志反路本作輅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萬舞也孔氏穎達曰祭祀薦

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袞冤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

樂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
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
二句總結上文

通論方氏慤曰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嗜可
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
之所言玄酒明水大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
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
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褱與蒲越橐鞬皆不可便

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別其詳

案鄭以萬舞為武舞不如孔疏直指大武之樂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
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藪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

官簟大點反越音活橐又作藁古老反鞞簡八反和
胡卧反琢依注文轉反雕又作彫幾巨衣反乘時證

反樸普
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

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

孔疏周禮

秋官司烜氏文蒲越橐鞹藉神席也

孔疏今禮及隋禮橐鞹為祭天席蒲越為祭帝席

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

鄂也

孔疏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為沂鄂也

案沂即圻鄂節高貌丹朱漆黑而丹

亦必用漆雕刻其木幾纏以絲而刻者以幾為界於雕幾如丹漆四而二二而一也

孔氏穎

達曰玄酒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

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者罽人云疏布罽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罽是也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方氏慤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續則五采之所會繡則

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疎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矣以疎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明之者謂其潔著之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

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
焉 張子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周氏謂曰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
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特言樸
存異唐氏仲友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即
玄酒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且
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不曰尚明水則明水之與玄
酒決非二物

案玄酒疏謂水明水則以鑑取於月之水明是二物也
周禮不言玄酒玉藻不言明水文有偶舉不惟其備

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奇居
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

孔疏明堂位
夏后氏以雞

彝殷以斚
周以黃目

孔氏穎達曰黃彝以黃金鑄其外以為

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
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
解用黃目之義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又解必用中
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
於祭祀必斟酌盡於中而外盡清明潔淨也 方氏
慤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
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也是以詩云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

也直達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
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
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陳氏澹曰鬱鬯
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

存疑鄭氏康成曰牲陽也庶物陰也

孔疏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注

云天產者動物六牲之屬動故為陽也庶物雖出於牲體難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於

諸侯為上也

孔疏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

為上

通論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居末四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器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聘禮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醢穀陽也醢肉陰也為醢體輕清肉有形質與此異也

陳氏祥道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

雞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鶚耳黃目取諸身也

案本文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耳非以六牲為陽六穀為陰也且既以六穀為陰而又以醢之出於穀者

為陽六牲為陽又以肉有形質為陰又分純出牲體
為陽雜植物即為陰不使人惑乎考周禮尊彘文虎
彘雉彘四時之間祀所用而雞彘鳥彘春夏所用鴈
彘黃彘秋冬所用蓋間祀即大禘大祫所及者遠故
用虎雉取其孝也雞彘畜春象鳥朱鳥夏象鴈禾稼
秋象黃目水之精冬象故四時分用之黃彘象冬而
反為上尊者周正建子天一生水六尊並設以貯玄
酒一也時王所制尊之二也目取象於人虎雉雞鳥

禾稼取象於物人貴於物三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
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

醯呼兮反
斷丁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
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鍊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
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
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

通論方氏慤曰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
鹽然醯人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為主特非其所
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刀貴其義者貴其
義之和而已 陳氏祥道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
之刀環有和鈴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雖雖曰登車
聞和鸞之聲鸞在前和在後言鸞則和可知言和鈴
則鸞可知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易曰利物足以
和義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金華書會
校對官檢討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一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郊特牲第十一之三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之冠古亂反
下始冠冠而冠於

冠禮皆同齊側皆反
緇耳佳反敝婢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
飾非時人緇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大白即

大古白布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 孔氏穎達曰此

論初冠之義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

此案

即儀禮冠義說也士冠禮未載之故孔以儀禮為說

大古之時其常所冠惟用

白布若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冠而敝之者言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陳氏澣曰緇布冠

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綏也王藻云緇布冠績綏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遵時制也

通論皇氏侃曰鄭云雜記緇布冠無綏而王藻云緇布冠績綏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綏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綏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尊卑

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

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適丁歷反醮子妙反朱子曰壯本無適子字加

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上有己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譌也案南本皇侃本北本熊安生本

正義鄭氏康成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

孔疏士冠禮冠

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

每加而有成人之道

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

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

以未成人之時呼之

孔疏重難也難未成人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

孔氏

穎達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其庶子則皆醺於房戶外醺用酒每一加則一醺用醴三加畢乃一醺於客位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令益大也字之者冠禮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 方氏慤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

為之主著則所以明之也冠於阼階是以主道期之也醺於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麤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 陳氏澣曰酌而無酬酢曰醺通論方氏慤曰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屨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醺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

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母音年追多雷反尋況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弁殷尋夏收齊所服而祭也

孔疏

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

孔氏穎達曰委

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

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

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注冠禮

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尋名出於

懽懽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方氏慤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襜幅為裳是矣周氏譔曰委貌章甫尋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存疑鄭氏康成曰委貌章甫毋追常所服以行道之

冠也或謂委貌為玄冠也

孔疏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

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

案始加為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鄭於此何以云常所服乎以行道求合記文三道字亦曲而無當至云委貌為玄冠則三加後易服以見君及大夫先生者而非始加之緇布冠矣儀禮賈疏曰玄端始加之服易玄冠以配玄端非明證乎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

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

禮或改取也

孔疏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

孔氏穎達曰前所明悉士禮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古者二句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周氏諤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

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 方氏

慤曰古者諸侯無冠禮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為士父沒則代為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為未冠而父沒者造之也 陳氏澔曰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生而貴者也

葉氏夢得曰此專為士冠禮言也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

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
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徐
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
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非逸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
有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
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
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

也鄭注云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葉氏夢得

曰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徐氏師曾曰朱子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引玉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不知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修德故因仍

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勸之耳安可取以補儀

禮之逸乎

案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答之大戴取為公

冠篇或作

公符誤

存疑葉氏夢得曰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徐氏師曾曰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

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

案冠禮諸說磼如若據下記天子之元子士也二語論之則雖天子諸侯之子亦用士禮可知至於既為天子諸侯而冠則如大戴記合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冕及左氏傳裸享金石之說皆可採用若以彼為古禮則未之信也葉氏謂既為天子諸侯何緇布皮弁

爵弁之足云則不但與古禮悖且亦未見大戴記矣
徐氏冕而踐阼說既不免於武斷因喪而冠亦後世
說不足為訓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

死無謚

殺音試

正義鄭氏康成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
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子孫常能法

其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者言德益厚爵益

尊也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

周制爵及命士

孔疏案典命云其士一命既有命即爵也

雖及之猶不謚

耳

孔疏檀弓士之有諱自此始也明以前無諱無諱即無謚也

今記時死則謚之

非禮也

孔氏穎達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

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

大夫冠禮也言官爵之受隨德隆殺也周氏諤曰

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而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

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徐氏師曾曰古者生無大夫之爵死不得為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

餘論成氏伯璵曰天子諸侯之元子死而無謚謂以士禮葬故無謚也恭太子戾太子後世亂法也

案此又言非特諸侯無冠禮也即古天子亦無之雖天子之子亦與士同耳天下豈有生而貴者哉夫諸

侯受命必其德足象賢乃命之大夫受命亦視其德之殺於諸侯而次之若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若未命則生無爵死亦無謚矣後世命之不待五十故得謚者亦多此今時則然并非周初制矣明制之愈變而非古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

於禮之義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頴達曰

此經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
禮之義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
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可布
陳以其淺易故也禮之義理難以悉知以其深遠故
也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所以治天下也
馬氏晞孟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

義者數之意而其重尤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通論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禮具備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方氏慤曰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

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

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齊治均平分內事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知其義而敬守之冠者可不勉焉冠者禮之始故於此言之而昏喪祭射朝聘舉可知矣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取音娶別

兵列反下皆
同腆天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目禮之義也取於異姓謂同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孔氏穎達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昏禮記云皮帛

必可制是也下惟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

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馬氏晞孟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

辭者所以道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
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
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
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然
後可以事人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
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餘論張子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
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娶之事禽

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或為無嗣祭祀之重猶可再娶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也葉氏夢得曰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

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嫁者君子亦通之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案凡交際贈遺必言不腆束帛以致其謙此云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無不腆之辭告之直也皮帛亦可制告之信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

其義一也

迎魚敬反
先采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晞孟曰男子

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豈獨昏姻之際
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
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通論徐氏師曾曰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
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也

摯音至
亦作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穎達曰

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馬氏晞孟曰

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
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
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
之義故義生焉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
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
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
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
上不可以不戒也 陳氏澔曰有別則一本而父子

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
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
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
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

又悉偏反
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乎大門而先者卒居前也從謂

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傳 孔氏穎達曰

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 方氏慤曰親

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

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

義而已 馬氏晞孟曰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

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

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婦者恒其德者
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
不制於人故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
也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
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
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

通論李氏格非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界
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

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

孔疏壻所以親

其婦欲令婦親已

案上親之言親御授綏指其禮下親之明其義注疏非也敬而親之敬承執摯親而不敬其失則流敬而不親其失則離敬也而親此所以小大由之而無弊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孔氏穎達曰案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齊戒自整飭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方

氏慤曰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王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祿衣是從夫之爵也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陸氏佃曰鬼神陰陽神明之

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周氏譜

曰婦人無爵而周官內宗則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則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其所謂爵者亦從夫之爵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盥音管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餽音俊

正義鄭氏康成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孔氏

穎達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餽此示舅姑相思私之義降自阼階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餽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方氏慤曰盥謂盥手所以致其潔饋謂特豚所以致其養以舅

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
示授之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言之

通論周氏謂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
之至也凡為人子者居不處輿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而昏禮又婦
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猶代也 方氏慤曰昏姻之禮

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
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
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
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昏禮不賀曲
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
某羞 周氏諤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
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幽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存疑孔氏穎達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案幽陰之義方氏解為詳晰是所謂報本也反始也貴誠而尚質也孔說姑存亦備一義又案此篇大旨
在報本反始貴誠尚質而已故其叙冠義曰始加

緇布曰天子無生而即貴其叙昏禮曰萬世之始曰
器用陶匏曰不樂不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燔祭用氣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謂先薦之

孔疏對合亨饋孰為先也

燔或為

臠 孔氏頴達曰尚謂貴尚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
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燔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
於堂祭義燔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燔三
者而祭竝未熟是用氣也 方氏慤曰血腥燔三者

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燭之氣不若
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馬氏晞
孟曰有虞氏之意以為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
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為始記曰
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皆不
敢用褻味而貴氣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 又
曰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

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裸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用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熊氏云凡大祭竝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

以腥為陳饌始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
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 周氏譔曰所謂尚聲
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
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
陽之間而已矣 應氏鏞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
必別言之者隨其所尚各有所先也戛擊鳴球祖考
來格虞非不尚樂也而商樂視舜則愈備猗那之詩
可考也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商非不尚灌也而周裸

視商則愈重旱麓受祖之詩可見矣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滌蕩猶搖動也 孔氏穎達曰帝

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

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方氏慤曰

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
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 馬氏晞孟曰凡聲陽也

蓋人之死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魂殷人
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舉其
尚聲之時詔告於天地之間舉其尚聲之意也 應
氏鏞曰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
虛無之中使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陳

氏誥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之祭必先作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

通論陳氏祥道曰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方氏慤曰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為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

灌用鬯臭絕句度以鬯字絕句炳如悅反

羶依注為

馨薌音香

正義鄭氏康成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

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

孔疏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

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

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

蕭祭脂

孔疏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

羶當為馨聲之誤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變於殷故

先求陰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
尚臭也鬱鬱金草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
芳調鬯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
合鬯也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
圭璋為瓚之柄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
也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陳氏祥道
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
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

陽也 方氏懋曰王之為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
交三靈而通之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
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為先
故也 陳氏澹曰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
再炳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 陸氏
佃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
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

不能降 馬氏晞孟曰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

傳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易曰觀盥而不
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周人既以求諸陰又
以求諸陽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
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尚氣尚聲尚臭皆以始言之
而其意各有主也 應氏鏞曰周樂九變兼用六代
視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裸
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是裸尤在於瞽歌

武舞之先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

祝酌奠於鉶南是也

孔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焗蕭故知當饋

孰之時也

孔氏頴達曰先灌是先致氣於陰取蕭草及

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

義也 陳氏祥道曰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炳

蕭又在奠盎之後灌求神之始而炳蕭次之迎牲奠
盎事神之始而獻薦次之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
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
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
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腍膋炳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
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
以祭義為朝事之炳蕭郊特牲為饋食之炳蕭

案大夫士無二裸及朝事其饋食禮之見於特牲少牢者品物雖或不同其儀節則一耳特牲始於饗神奠爵鉶南之後乃迎尸薦執行正祭禮而無燔燎之節則燔燎不在薦孰時并不在饗奠後可知故祭義亦以燔燎屬朝事也此記灌後既言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又言既奠然後炳蕭者蓋上只言其節而不言行禮之候故又申明之奠莫灌爵也謂既奠灌爵然後迎牲而炳蕭也此與上既灌同候蓋灌訖即

奠之以依神也自此以後行饋食禮其節與特牲少牢同故記亦省其文陳氏集說所謂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是也注疏見記文兩言炳蕭求之不得其說故謂薦孰時亦炳蕭又以既奠為即特牲少牢釔南之奠以為薦孰再炳之証故吳氏澄非之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方氏慤曰

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
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
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魂氣復歸
於天形魄復歸於地以其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
陰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為
此豈徒陳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先求諸陽
尚聲故也先求諸陰尚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

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以殷為求陽周為求陰則知有虞氏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夫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尚者爾

餘論朱子語類安卿問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去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

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即消散

案此一節總結上文而申言以盡其意氣對質則氣為陽以理言之則陰陽皆氣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

孔疏以下用牲升首

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

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

席東面取牲脾腎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

孔疏

此竝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

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

墮於主

孔疏墮謂墮祭分減肝腎以祭主前也

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

祭也

孔疏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

時尸薦以籩豆

孔疏即是朝事籩豆

至

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

北焉

孔疏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

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

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

制祭之後

孔疏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

升牲首於北墉下尊

首尚氣也

孔疏下文升首以報陽明是當尸北墻可知
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

升首皆

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

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
神也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 孔氏穎達

曰詔告也祝呪也詔祝於室尸主出堂薦用籩豆祝
乃取牲脾脅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也 孔疏時主尸
皆在堂室虛

位故
曰神

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

也直祭祝於主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

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於皇祖伯
某是也索祭祝於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
祭祝官行祭於祊也 陸氏佃曰詔祝於室詔使入
以詔神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
節蓋神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 又
曰炳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
為未也故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
猶以為未也故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

上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於主求諸近也索祭祝
於祊求諸遠也求求之而已若索索也 陳氏祥道
曰神主自在室祭時迎尸入於室裸後迎牲至庭告
殺尸出於室坐戶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燎於爐
入詔神主於室以行制祭之禮於是升首於室薦腥
於尸前更延尸坐於室薦孰於主乃妥尸而祭之祭
後祝又求神於廟門內明日繹祭略同 周氏諤曰
所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祊有二種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平生待賓客之處繹祭之日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今此索祭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言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陳氏澔曰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牲之脾腎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

堂者灌鬯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牲升首於室升牲首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也祊有二一正祭時求於廟門內一明日繹祭祭於廟門外也

存疑陸氏佃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脾腎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方氏慤曰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直祭祝於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於祊凡門事是也尚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倮音諒所音祈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倮猶索也倮或為諒所者為尸有
所俎此訓也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或曰福也
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植相謂詔侑
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
尸尸答拜執奠祝饗

孔疏鄭引特牲者證饗尸時尸執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

尸遂祭與啐之是相饗之也

主人受祭福曰嘏 孔氏穎達曰案

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所俎
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所俎是主人敬尸之

俎也又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
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耆壽萬年勿替引之此
是大夫嘏辭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
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直正也
言首為一體之正尸嘏主人欲使廣大長久也方
氏懋曰索祭祝於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
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為言倥也倥強也首謂升
首也首植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

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
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豈偶然哉亦心鄉之而
欲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
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
曰嘏長也大也且祿壽為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
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
福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

之言陳非也

案爾雅釋詁文尸旅陳也尸職主也

存異陸氏佃曰相主婦也經曰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又曰鄉之然後能饗焉蓋祀主人所自致也他人所事祭而已若饗非夫婦有不能鄉亦其親或不饗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孔氏穎達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竝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方氏慤曰信南山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蓋謂是矣

祭祀之道以純為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
又曰祝於一純二精是矣經血腥燭祭用氣也然腥
燭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
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
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為五星在地則
為五材在人則為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
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
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也

餘論周氏諤曰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上肝腎位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下之上而為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臟屬金故祭先肺示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臟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臟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胙腎燔燎升首報

陽也

齊才細反
下況齊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

孔疏案特牲禮祝命

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少牢亦然

齊五齊也

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脾膾腸間脂也與蕭

合燒之亦有黍稷也孔氏穎達曰尸既坐綏祭之

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正祭之

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

水也肺是五臟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形魄歸地為

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腍膋燎於
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腍
膋黍稷竝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
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通論方氏懋曰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
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
乎物之理 陸氏佃曰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
可知肺內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存異陸氏佃曰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泂齊貴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經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

案祭齊加明水與下明水泂齊自有兩義蓋報陰與新潔不可謂同也且此專歸明水下則對舉與泂齊竝言詳玩經文自見耳

明水泂齊貴新也凡泂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泂始銳反又作說絜同潔

正義鄭氏康成曰浼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
浼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慌氏以浼水漚絲浼
齊或為泛齊新之者敬也孔氏穎達曰設明水及
浼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浼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
潔之也方氏慤曰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
由主人之潔誠著見於此水蓋汙則暗潔則明也
陳氏澔曰凡浼新之也專主浼齊而言故下文又釋
明水之義

存異周氏譜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
縮酌及盎齊浼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
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浼酌此言明水浼
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浼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
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案上注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加玄酒者謂有
酒尊即有玄酒尊酒為獻酢之用玄酒不用亦設之
者士冠禮注所謂不忘古是也加明水之義亦然此

記明水是一物所謂五齊加明水是也說齊是一物
注所謂五齊濁涕之使清是也陳氏集說自分明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
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割解牲體 孔氏穎達曰再拜稽

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
也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 方氏懋曰袒則肉

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

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
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
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
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
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
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

也嘉善也 孔氏穎達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
義而稱孝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
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言仁是
曾祖之孫也 熊氏安生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
孝子對禰為言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注
直言諸侯而不及大夫者略也 庾氏蔚之曰賓主
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
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

也 方氏慤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
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
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
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
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稱稱之故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熊氏云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
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
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

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 陸氏佃曰案少
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也外
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於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案雜記喪稱哀子哀孫謂虞祭以前祭稱孝子孝孫
謂卒哭以後蓋哀主仁敬主義故曰以其義稱也曲
禮天子內事曰孝王某不稱子孫諸侯曰孝子某侯
某蓋兼未入廟言之大戴禮遷廟即稱孝嗣侯蓋廟

統於太廟之尊故不復稱子也大夫以下乃統稱孝
孫徐氏師曾引黃乾行說分諸侯內祭外事案此上
下文皆明宗廟中祭義無一語及外事周頌維天之
命祀文王也而云曾孫篤之安得以稱曾孫遂為外
事乎

腥肆燂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肆勅歷反
臠而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肉曰肆臠孰也 孔氏穎達曰

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
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
求祭之心不一耳 方氏懋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
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爇而未稔之謂爛孰而為殽之
謂臠孰謂之臠若禾之稔故也

舉斚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

聲古
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斚若奠角

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
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天子奠斚諸侯奠角古謂
夏時也 孔氏穎達曰斚角爵名也夏立尸惟有飲
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立由世質故耳 方氏慈曰
斚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
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斚之卒爵而飲之蓋
言是矣詔安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安尸尸
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

不安焉為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有事謂若舉斚角之類也

通論方氏慤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其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

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存疑方氏慤曰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為
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為尊故坐

孔氏穎達曰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
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陰厭後尸入舉奠也

陸氏佃曰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前

辨正陸氏佃曰鄭氏謂天子舉斚諸侯舉角凡祭祀
灌獻用斚齊用醖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瓘斚玉

瓚盎齊一名醢酒知之也罍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
歷而已所謂量人受罍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罍
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先儒謂妥尸在饋食時此讀
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醑
尸前若祭自裸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
坐也

案儀禮無天子諸侯禮天子諸侯有朝踐大夫士無
朝踐故少牢特牲禮尸入皆在饋孰時尸入即拜以

安之若天子諸侯則祝迎尸入乃作樂樂九變尸乃灌以降神亞灌後乃迎牲行朝踐禮是尸之入久矣豈待饋食而後安尸哉孔惟據少牢禮言之故與天子禮不合陸農師譏之是也然謂安尸在灌前則亦不然蓋初灌亞灌王與后皆酌以獻尸祝詔尸祭尸祭以降神春秋傳烝玉瓚是此舉烝角即舉王與后所獻之圭瓚瓚祭之啐之奠之而後即席而坐而拜以安之也不應神未降而尸先據席而坐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浼於清汁獻浼於醖酒猶明清

與醖酒於舊澤之酒也

醖側產反汁之十反獻注讀為莎素何反今如字澤依注讀為

醖音

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酌用茅謂泝醴齊以明酌也周

禮曰醴齊縮酌

孔疏證此經縮酌是醴齊

五齊醴尤濁藉之以茅

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

孔疏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

清酒明為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

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醖酒皆

新成也

孔疏事酒謂為事而作者醖是和醖醖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云皆新成也

春秋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

孔疏僖四年左傳文

酌猶斟也

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於尊

凡行酒亦為酌也醖酒況於清謂沛醖酒以清酒也

醖酒盎齊

孔疏周禮盎齊況酌又醴齊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醖故知醖謂盎齊

盎齊

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

皆久味相得

孔疏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

汁獻況於醖

酒者沛鉅鬯以醖酒也不以三酒沛鉅鬯者鉅鬯尊

也

孔疏以其尊故用五齊沛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事相宜也

猶若也澤讀為醖

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之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醖酒以舊醖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孔氏穎達曰縮沛也謂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況沛也沛謂沛漉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不用茅也方氏慤曰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周禮曰盎齊此曰醖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

醖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浼於醖酒即鬱齊獻酌是也
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
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
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醴齊必縮
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醖酒不若醴齊之
濁故以清酒浼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酒之濁故以
醖酒浼之而已浼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
於用茅言明酌也前言凡浼新之豈非以明故新與

然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
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
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醕之酒泔清
酒醎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
醎酒於舊醕之酒也 陸氏佃曰茅明也故謂之明
酌汁獻鬯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
雨汁

通論周氏譖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

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司尊彝
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蓋醴齊與泛
齊則為濁故為縮酌即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以其
濁故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
盎齊而下至沈齊則為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惟況
之而已故為況酌即此所謂醎酒況於清者也然所
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為薄而尤非人之所
可飲但酌之而已故為獻酌即此所謂汁獻況於醎

酒者也而必泝於醖酒者蓋汁獻之味薄於醖酒故以醖酒泝之其猶醖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泝之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供蕭茅鄉師大祭祀供茅蘗司巫祭祀供蘗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者孔子曰苟錯諸地

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故
可以罍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
好問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
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凡王祭
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獻當讀為莎柎柎者中有煮鬱和
以盎齊摩莎涕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舊醕之酒
謂昔酒也涕清酒以舊醕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孔疏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涕之國語厚味實腊毒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辟依注作弭弭亡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

謂若獲禾報社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戾也

孔疏祭除

祈報外惟有禳除凶惡故取周禮小祝之文

孔氏穎達曰有報焉者謂

獲福而報之由用也方氏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

有所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

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
去之若月令之礊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
祥之類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
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
為已耳此之所言主為民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孔氏穎達曰解齊服所

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齋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 方氏慤曰

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動不足以守靜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以靜而深故也為神而齋必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齋必見其所祭之鬼 陳氏澔曰見其所祭精誠之感也

通論周氏諤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天道在北方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能無思故以陰幽而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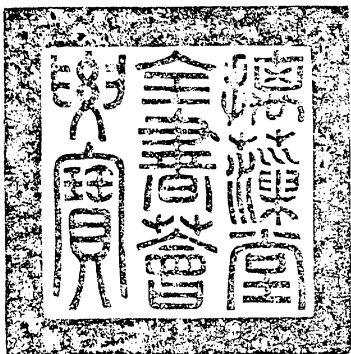
總論陸氏佃曰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以齋終也

案自有虞氏尚用氣至此皆雜舉祭祀而研極其義言乎其地則於室於庭於堂於祊以極於牆屋淵泉無不到也言乎其節則於灌於迎於升於薦以極於再拜稽首肉袒親割無不嘉也言乎其物則於氣於

臭於毛於血於肺肝心於鬯於齊於酒以極於明水
縮茅煇蕭黍稷無不潔也故曰貴純曰貴新曰服之
盡曰敬之至而總以自致其陰幽之思求合於冥漠
之中而已中庸論鬼神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仁人孝子之用心非積誠曷以通之必見所祭
郊特牲一篇之大根柢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左德麟